

贖

上山道路顛簸，車身猛頓，李采潔驟然前傾，額頭撞到前座，一陣暈疼。

「只要回家，就沒好事！」心裡嘟囔，蛾眉深鎖。混帳男友，親熱時膩得像鞋底用不乾淨的口香糖，竟敢拒絕我去同住。

「這該死的武漢肺炎！」李采潔不怕染疫，但這走頭無路的感覺，讓她很是不爽。學校停課、球隊暫停比賽，宿舍封閉趕人，只能認命回家。

260 公車順著仰德大道，一路往陽明山上直駛，路旁山櫻花招搖怒放，整棵樹像極了裝扮豔麗的粉紅蘿莉。

小學時，爸爸瞞著媽媽，給自己偷偷買了一套和服，阿媽煮了紅豆湯圓，配上蘋果麵包，自己就開心的在櫻花樹下玩家家酒……但母親總是會潑冷水：

「那日本鬼子的衣服穿什麼？好好中國人不當，當什麼櫻花妹！」

李采潔的母親自稱是大陸南京人，其實祖籍不是南京，而在相距百里的常州。

「那衣服穿著好看，沒關係吧？」李武雄靦腆縮著脖子，嘗試向妻子說明。

「就你這態度，還不把孩子教壞，就說你們台灣人搞不清楚狀況，還把仇人當好人！」李武雄被妻子罵的不敢作響，默默的將哭鬧著的女兒衣服換下……

「下一站，下竹林，下竹林站到了……」

李采潔趕忙從橘色軟椅站起，腳指又踢到椅座的鐵製固定架，感覺一陣鑽心疼！下竹林這兒，附近居民寥寥無幾，雖說景致秀麗，山光掩映，但周圍無店無房，偶爾來踏青，想必心曠神怡，也是一處勝景。但李采潔卻拼了命的往外逃，要不是這該死的疫情，恐怕也不會想回家！

從公車站牌沿著仰德大道步行五分鐘，右側突出一條產業道路，如樹葉脈絡般伸展。李采潔的家，就在這產業道路的盡頭。雖說街燈完備，但日落後天幕黝黑，時而風聲颯颯，林影搖曳，李采潔總覺得有鬼怪藏匿，會伺機跳出來擇己而噬。

尤其是想到家裡酒窖，還陳列著百來瓶蛇酒，那些亡蛇的怨靈似乎就在青草和苔蘚間滑竄，小時候常嚇得不敢出門，總要爸爸牽著，感覺到暖暖的手才祛除那份恐懼。

看著馳遠的 260 公車隱沒在綠林群花之間。自從指揮中心宣布新冠肺炎疫情，達到三級警戒之後，最近搭公車的人少得可憐。

「陽明山總是下雨，煩……」

平地還掛著豔陽，這兒又是淅淅瀝瀝的綿雨，絲絲涼意飄在臉上，倒是有股詩情畫意的浪漫，但想著如果感冒了，這會兒上醫院可是麻煩的很。周圍的櫻花盛開，一抹紅彩塗抹在天地畫布，有股真實的虛幻感。拉著行李箱，往前再上坡 200 公尺，就能到達產業道路的交岔口。李采潔沒有帶傘，腳下步伐加速，飄落髮梢的濕意，漸漸凝為一縷。撥開朦朧，這才看清，產業道路的路口安安靜靜地站著一人！

「他總是站在那兒！哼——他又站在那兒……」

李武雄手裡撐著一把黑傘，肩上斜揹一把紅傘，就直立立的杵在哪兒。遠遠的看見女兒逐漸走近，踮了腳，拳頭握的更緊。李采潔慢了腳步，道路終於不情願的縮短。

「又沒叫你在這裡等，我自己會走，我又不是小孩！」

李采潔只打了電話給阿媽，說今天會回家，從師範大學搭車，中途還繞到新光三越百貨晃蕩，本想吃個午餐，但美食街僅能外帶，座椅全部拉了紅龍柱，只能悻悻然的搭車返家，連麵包也沒買一個。肚子有點餓，心頭鬱悶，初春的陽明山還殘留著冬天寒意。爸爸不曉得在路口等了多久，讓自己感覺微微不孝。

「下雨……傘給妳！都淋濕了，不要感冒了。」李武雄將紅傘遞了出去，手懸在空中。十秒，或者更久，李采潔才不耐煩的搶過，悶悶無語。

李武雄莞爾，轉身就跟踉歪斜的離開，每踏出一步，左腳就誇張的往旁彎

曲，就這樣搖擺晃蕩的拖著疾行。

李采潔靜默杵著，她不想和父親並肩，等落後父親十幾個腳印，才悻悻然的跟上。李武雄走得急，軀幹不協調的扭動，看來很是可憐滑稽，應該是怕淋濕的自己感冒。望著父親背影，心頭酸酸：

「阿……」話擠在喉嚨，如鯁在喉。

腳下一條黑紅紅的蚯蚓，在濕漉漉的瀝青路面蠕動，無方向的亂竄！李采潔慢慢蹲下，手掌合握，將牠放入綠叢。

「回家吧！不要迷路了……」

小時候也是這樣，放學時，父親總是在這等著，他成了一棵樹，是路口的一道風景……

從產業道路走個 10 分鐘，就到家了！古樸的三合院躍入眼簾。紅磚老牆旁種滿櫻花樹，屋後還有六、七十棵的梅子，這些都是祖傳瑰寶，為釀酒提供原料的母樹。

「這該死的疫情!如果不是沒地方去……」

這幢座落在陽明山腰的三合院，好不靜幽。門旁矗立著一座柚木雕成的招牌，朱漆金底，亮晃晃四個大字——「中川酒莊」。這是曾祖父在日本時代，專程拜託蔣渭水所求來的墨寶！老老的三合院，戴著紅瓷瓦，穿著粉磚牆，彷彿半老徐娘，既有歲月的浸潤，也顯露嫵媚的魅力。

李采潔小時候問過阿公：「為什麼叫中川酒莊？是不是我們家旁邊那條山溝的名字？」

阿公正襟危坐：「如果有人問就回答：『我們家已經釀酒快兩百年了，中川就是中國的山川！』」

但後來阿媽偷偷告訴李采潔，以前的祖先，大概只會泡些米酒……那是妳阿祖拍日本人的馬屁，當時的臺灣總督是中川健藏，在 1935 年辦理臺灣博覽會時，阿祖還在台北公會堂旁邊設攤（現改名為中山堂，位於臺北市延平南路）

據傳在日本時代，陽明山（草山）有個毒蛇試驗所，駐紮日軍山居寂寞，常常去鄰近的北投溫泉，飲酒作樂、然後再亂抓年輕漂亮的台灣姑娘，強凌姦淫。

可能是有兵士縱慾過度，導致陽痿，得知曾祖父有密藏的獨家「蛇酒」。長期飲用不僅暖身，活絡氣血，更能滋陽，延年益壽。靠著這秘方，李家攀上了日本人，為了當更忠實的狗腿子，曾祖父刻意的採集梅子、山櫻桃，開始釀製日本酒類，這才形成了家族事業。

阿祖還到處吹噓：「總督都喝過，還上貢給日本天皇。」

但等到國民黨接收台灣，又誣稱取名「中川」是仰慕中國的山川壯麗。懂得巴結鑽營的阿祖，還成功的將蛇酒，擺上過蔣中正草山行館的餐桌。

中庭是個平面大廣場，放置了幾張原木桌凳，左側有座袖珍小吧台。搭設藤架，稀疏的陽光，費勁的鑽過霧氣，從綠葉空隙裡灑在磨石地面，彷彿清水花痕的翡翠。緊依著三合院的右側，興建兩層大屋，放置釀酒機器和農具設備。再過去 50 公尺，則是儲藏貨品的酒窖。

很多客人喜歡坐在廣場推杯換盞。聽著蟲鳴鳥語，涼風習習，炒幾盤高山蔬菜，炙烤著山豬肉……中川酒莊當真成了樂而忘返的櫻花源。

李采潔扭開房間喇吧鎖，久違的床鋪乾淨白皙，應該是爸爸和妹妹時常清掃，家更像旅店，有股熟悉的陌生。

書桌上立著一幀相框。嫩不溜點的自己，抓著小紅櫻桃，正嘗試放入透明玻璃酒瓶。媽媽站姿優雅，環抱妹妹立於後方，一襲低胸粉色洋裝，俏麗雍容。爸爸在側邊護著，緊緊抓住酒瓶。

「媽媽好美呀！嫁給父親，真的不搭！說到底，還是爸爸沒用……」

李采潔顯然遺傳了母親基因，四年前參加 HBL 高中籃球聯賽，星光熠熠，IG 暴漲 20 萬多人追蹤。不只男粉瘋狂，女殘粉更花痴。當時廠商趁熱推出全身等比海報，賣到缺貨，貼在曠男怨女的床頭朝聖。

「姐——起來吃飯！快點起床！」妹妹一陣劈哩啪啦的亂拍。

站在床頭的妹妹猛扯枕頭。小自己兩歲的妹妹，志向遠大，會拍著平平的胸脯誑言：「要把家裡的酒擺進英國女皇的餐桌。」

「快去吃飯，大家都在等你！」妹妹叉起腰，氣勢洶洶。

飯桌擺在三合院正廳，面對著小廣場。天色黝暗，雨也停了，星光璀璨如鑽，皓月清澈，宛如蛋黃凝滯於空。

阿公正喝著蛇酒驅寒，張口就罵：

「早就叫妳回來，疫情這麼嚴重，家裡較安全。有閒就好好幫家裡忙！」

「好啦——」李采潔很不耐煩，久久不見，又囉哩囉嗦。

姑丈放下筷子，臉色鐵青：「阿公關心妳，問兩句也不行？」

李采潔皺著眉頭，餐桌氣氛為之一僵。

「聽說今天有十幾個人感染，有二個人注射疫苗死去，……我們要不要去打疫苗？」阿媽連忙岔開話題。

阿公勢頭一滯：「……嗯！還是注比要好，那武雄，你看怎樣登記，幫我們用好。」

「嗯！」李武雄應了下來。

李武雄將炸粿的薄皮輕輕掐破，挑出幾顆冒著熱氣的肥嫩蚵仔，用湯匙盛起，送到阿母的嘴邊：

「阿母，吃蚵仔，很甜喔！」

李采潔看著阿媽咧著嘴，笑笑的，心裡感覺有點愧疚，不曉得為什麼老是生氣。她認為媽媽會離開，都是因為爸爸的懦弱不中用，儘管來自大陸的母親，是用「錢」娶回來的。

阿公說：「武雄這腳是我害的。我對不起他，但可以找一個漂亮媳婦……」

用錢堆砌的婚姻，似乎不能長久。國中時，父母離婚。不少親友在背後指指點點：

「武雄的頭殼綠綠，老婆跟別人跑了。」爸爸也從不回嘴。

阿公時常嘆氣：「恁某像魚一樣，要養在海裡，這山頂她不適應，沒水可活……」

學校幾個「白目仔」，撇嘴譏笑：「你媽媽跟男人跑！」還模仿跛腳的父親，走路一彎一拐。氣得她臉紅脖子粗，三不五時尋釁鬥毆。漸漸變得乖戾孤獨，常和混混聚攏，抽煙蹺課還逃家。

學校多次聯絡李武雄：「采潔要好好管教，不然會走入歧途……」李武雄鞠躬道歉，一旁的李采潔只覺丟臉。

幸虧，不久後，出現了她生命中的「貴人」。

民族國中女籃隊黃教練，慕名前來買酒，一眼就相中身材高挑又凶氣外顯的李采潔，好說歹說的勸導：

「妳來試試看，我很看好妳。」

「妳絕對是個天才！」黃教練信誓旦旦，有種買醉撿到黃金的喜悅。

在旁的李武雄難得搭話：

「采潔自己決定就行了！」然後就又繼續沈默。

采潔瞅著家裡的主心骨阿公，阿公回瞪桀驁難馴的孫女：

「去試試看也好，打球也比打架鬧事強！」

結果，一試成功，李采潔轉學到了公館旁的民族國中。不分陰晴寒暑，清晨5點30分出門，搭乘公車下山。天色晦暗，李武雄會默默尾隨女兒，彼此心照不宣，產業道路往往闐無人煙，等女兒上車，才轉身一拐一拐回去做事。

無論多晚，李采潔總會在產業道路的櫻花樹旁，看見父親等待的身影，父女倆不會並行，總是一前一後漫步回中川酒莊。

「這次疫情很嚴重，妳就在家吧！慢慢打算……」李武雄看氣氛緩和，慢吞吞吐出一句。

「對呀！老姐！妳乾脆幫忙釀酒，繼承家業算了！」妹妹連忙幫襯。

姑丈坐在對面，一聲不吭，默默吃著辣炒筍，嚼得吱吱作響。

她忽然覺得有些害怕，似乎能理解母親離開時所留的最後一句話！

「小潔，媽媽很愛妳們，很愛，很愛……對不起……」

隔天睡到自然醒，父親等人，早已去酒場、果園忙碌，現在正是採收山櫻桃的季節。李家的果園，從曾祖父育苗培林，已有 80 多年的底蘊。

阿公說：「自己的酒，就是要用自己種的果子，陽明山有陽明山的好，不要一直欣羨別人，這樣沒出脫。」

李采潔練球之餘，偶爾被要求幫忙，但往往大手大腳，弄得皮爛果破！氣得阿公拿掃帚追著打，後來乾脆名正言順的偷懶。

「中川酒莊」除了山櫻桃酒、梅酒外，蛇酒更是名聞遐邇。小時，李采潔看著阿公掐著長長的死蛇，用絲瓜絡賣力刷洗每一片鱗片，吊在竹竿風乾，然後浸入裝滿藥材的玻璃酒甕。阿媽解釋：「這叫生浸！」

「那蛇從哪來的？」李采潔不怕死蛇，只是噁心。

泡在酒甕中的小龍，皮肉翻飛，還睜大雙眼，死不瞑目。如今她感覺更像是男友射精後，萎縮皺巴巴的陽具。

「那蛇都是在華西街殺好，再送過來的！」阿媽寵溺的順著孫女髮絲。

「不能用活蛇嗎？」小采潔很有好奇心。

阿媽呆滯一愣，嘆口氣，望著遠方像是屁股的紗帽山，嘆口氣，搖搖頭：

「聽說妳這次段考在學校考第一名，我就知道妳最聰明……」

伸著懶腰，洗完臉，滑著手機，「噹噹噹——」一堆訊息爆炸跳出。李采潔直接將男友刪除，然後點開妹妹的留言：

「不准動我的電腦，違者死……」

「妳相信嗎？爸爸好像有女人了……瞞著阿公領了 50 萬！阿公氣爆了！」

李采潔十分錯愕，自從媽媽走後，從沒看過爸爸約會。

「這怎麼可能？又怎麼可以？」

「沒用跛腳的爸爸，不會碰上詐騙集團吧？」吹進房裡的山風，似乎更為寒礮。

茫然走到正廳，餐桌上擺著一鍋稀飯、煎蛋、肉鬆和醬菜。阿媽坐在搖椅打盹，收音機開得價響：

「這款人參靈芝，補中氣，增加抵抗力……打得新冠肺炎東倒西歪……」

陽光灑落在門檻，幾隻翠鳥在藤架上跳躍，屋前櫻樹結滿了小巧可愛的紅心，像極了在綠葉間捉迷藏的小精靈。李采潔隨手拔下一顆，放入口中，生澀酸甜。呸——，就開始熱身準備晨跑。

堅持不當「被拋棄的可憐小孩」，反而成就她不服輸的剛韌。冷冽的山嵐絞混著花樹的香甜，滌淨了市區裡令人窒息的臭氣塵霾。少了市聲鼎沸，多了人親土親的眷戀。李采潔將口罩扯下，頓覺一陣涼意，枷鎖盡除，好不痛快。

全身汗水淋漓，距離目標前山公園，矗立著一道大斜坡，李采潔驕傲的抬起下顎，腰桿挺直，「絕對不能停下——」

公園裡的大眾溫泉池，聚集許多晨起的長輩，運動完泡溫泉，一同閒話家常，消磨時光。附近有幾座擺了 30 多年的攤販，賣些早點、米粉湯、炸地瓜……偶爾也會把自家種的蔬菜拿來兜售。溫泉因防疫暫歇，稀疏零散的幾個老人，正晃悠悠的坐在路邊閒扯。

李采潔氣喘吁吁，慢慢踱步拉筋、做伸展操，長髮束成馬尾，斜掛肩頭，貼膚的黑色衣褲，盡顯曼妙體態。

「那美姑娘是什麼人？」王老頭感覺有些面熟。

「那是武雄的女兒啦！」隔壁老江輕聲回答。

李采潔一家人常來泡溫泉，自從媽媽跑後，這家庭活動便無聲無息的消失。認出了幾位長輩，禮貌的打了招呼，不想多談，轉身就慢跑下山。王老頭望著遠離的身影，嘮嘮叨叨，滿臉嘆息：

「武雄就是太疼某，什麼攏順著伊，後來聽說她改嫁給社區大學的老師！不知

這是不是報應，他老爸用活蛇浸酒，出意外把他咬成跛腳……」眾人聞之，又是一陣唏噓。

沖完澡，吃完早餐，李采潔穿著棉質短褲、紅色無袖背心，悶在客廳滑著手機。

「妳先來我們學校當籃球助理，球隊要打全國甲級決賽，之後再幫妳申請實習，還有幾個人搶名額！」黃教練的回覆讓她頗為忐忑不安。

這幾年母校蟬聯國中甲級冠軍，很多實習教師想去朝聖，攀附關係。但自己當年惹禍不少，訓練時與隊友吵架，比賽間還與他校發生肢體衝突。黃教練多次怒罵：「如果不是看到妳拼命練習，早就把妳退隊了！」

250公尺的操場，李采潔會天天主動跑完20圈，絕不偷懶。每天堅持投籃500顆，折返跑、運球、走位、戰術……無不全心投入。更讓黃教練很窩心的是——練習前後，不用交代，李采潔都會主動打掃球場，略帶淺紅的楓木地板，都能刷到光可鑑人。

讀完教練的訊息，李采潔馬上回覆：「謝謝教練！我一定全力以赴。」就立刻上網搜尋今年的國中聯賽資料，熟悉各校情況，蒐集情報。

中午，李武雄回到屋內，看見女兒專注盯著電腦，本想說些什麼，但還是吞了回去。李采潔聽見聲音，回頭望了父親，終究喊了聲……「爸！」

她常常想媽媽，一個18歲女孩為了拯救窮困的家庭，從大陸嫁來台灣，犧牲自己的幸福，十幾年後遇見「真愛」，這能算錯嗎？爸爸很疼媽媽，甚至可說是百依百順。左腳殘廢，卻娶了媲美周子瑜的嫩妻，常被人評頭論足。爸爸始終想讓媽媽快樂……他應該才是最痛苦的人吧！

聽見女兒喊「爸」，李武雄咧嘴笑了，但瞥見女兒穿得少，胸口露出乳溝，趕緊把臉轉開，尷尬說著：

「我……去山下送貨……對了，妳準備申請實習？黃教練嗎？」

李采潔發覺父親竟然靦腆發紅，想起妹妹的手機訊息，也許父親真得需要

女人發洩。家裡賣蛇酒時，很多男客人總是淫蕩邪笑，一雙眼睛盯著亂飄。

「我自己會準備！」繼續看著民族國中的準決賽影片。

「……對了！妳有跟媽……媽聯絡嗎？」

李采潔回頭，很多年沒從父親口中聽到過這個避諱生澀的字眼，難道父親真得有對象？還是疫情嚴峻，想要關心缺失已久的肋骨？

「沒有！」父女倆隨即陷入一陣靜默。

新冠肺炎造成百業蕭條，但對李家祖傳的釀酒事業似乎影響有限。酒能愈陳愈香，甚至蛇酒的業績逆勢成長3倍，還必須去花東原鄉收購毒蛇。

在家裡住了一週，李采潔每天依舊刻苦地在小廣場訓練，阿公倒不樂意了。「連你小妹都來幫忙，你整年都在練球比賽，不要忘記錢從哪來？」

李采潔憋著氣，還是乖乖的走去酒場。全家人和幾位歐巴桑都在忙碌，一人提水，兩位清洗，其餘夥伴拿著白色絨紙把果實吸水晾乾。現在正是釀製山櫻桃酒的季節，豔紅色澤的酒露很受女性顧客青睞。採收小巧玲瓏的山櫻桃，必須用剪刀從後方連蒂剪下，接著再以山泉水洗淨，輕柔拭乾。否則發酵時會滋生黴菌，整槽都必須放棄。

看著他們合作無間，李采潔深覺格格不入，自顧自地提了水桶、拿起一籃山櫻桃，幾張絨紙，悶著頭窩在右側空地做活。只有籃球幾千分之一的小紅鬼，不安分的在手中亂竄，接連弄傷十幾顆果實後，阿公罵道：

「你就是不細心，粗手粗腳，也不會別人合作，你不要做了！」

李采潔臉色一擺，扭頭就走。

阿媽一旁勸慰：「阿潔打籃球很認真，她有打算啦！」

阿公的話，真正刺到了李采潔的要害，她既憤怒又不願承認，一直以來，就常被訓斥——「妳打球時過於個人主義，處理球粗心大意又不細膩。」

李采潔氣惱地打開手機，點到被封鎖一週的大頭貼，直接對男友發了訊息：「要道歉就立刻滾過來！」

跑回房間，換了襯衫，躊躇會兒，脫下了緊黏肌膚的長褲，翻出單摺窄裙。抓起背包，溜去酒窖，偷偷摸摸的拿了兩瓶去年釀製的梅酒、山櫻桃酒……想了想，又塞了一瓶蛇酒。

凌晨兩點，當男友轎車從中川酒莊駛離，左搖右擺宛如蛇般的扭動，仰德大道的街燈閃爍，那盞盞幽幽寒光，彷彿墓室的長明燈，令人寒瘁。。

整了整衣衫的李采潔，頗有醉意，將秀髮往上撥攏，衣幅紮腰，扶正襯裙，下體有點疼痛，久未見面的男友，在蛇酒助興下，折騰了3個多小時，輕手輕腳的推開紗門。

「……回來就好，好好休息，回來就好……」

似乎知道父親一定會守在客廳，李采潔「嗯」了聲，迅速走回房間，整個人癱陷床褥，幾股悶氣堵在胸口，壓著枕頭，低頭啜泣。

隨著疫情警戒延長，學校繼續停課。收操完畢的李采潔，剛步入廣場，就看見妹妹面色驚恐的向廳內偷瞄。廳堂裡傳來陣陣咆哮，阿公臉色鐵青，手裡正揣著雞毛撻子，狠狠抽著跪在膝前的父親。

妹妹哆嗦道：「……衛生局打電話來，說阿爸要去篩檢，因為和確診者有親密接觸……衛生局說是酒店小姐！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爸爸如果這麼敢，這輩子就不會一直窩窩囊囊的做人了，荒謬至極。

「疫調弄錯了吧？」

客廳裡阿公氣得狂罵：「全家攏被你害死，你怎麼這麼沒路用？你沒代誌跑到酒店幹嘛？」

看著客廳中的狂風暴雨，李采潔忽然覺得老爸很可憐，跪著蜷縮的身影好像一隻蝸牛。被媽媽拋棄後，父親沒交過任何女友。就算旁人冷嘲熱諷，也是默默無語，一個人關在薄薄的殼中，頭更低，腰也更彎——其實最痛苦的的人一直是他！

被打的遍體鱗傷的李武雄抬起頭，眼神堅韌，全身顫抖，望著氣得搖晃的阿爸，一股腦兒嘶吼：「那是小燕、小燕！是阮的某……」似乎將多年累積的思念和痛苦，一古腦兒傾瀉而出。

李采潔摀著嘴，淚水奪眶而出：「媽媽……媽媽……怎麼會是媽媽！」

經過一次、兩次、三次反覆 PCR 檢驗，全家都確診新冠肺炎。阿媽身體素來欠佳，被轉送加護病房。李家陷入愁雲慘霧，鄰里聞之色變。中川酒莊成了陽明山上的一座孤島，李武雄更是繪聲繪影的被妖魔化。

一個禮拜過後，病毒株序列出爐，李采潔的 ct 值為 35，已是感染後期。衛生局推估，她應該是傳染源頭。而且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，違反群聚規定，再重罰 30 萬元。

檢疫所內的李采潔抱頭痛哭，慚愧齧咬著心臟，讓她幾乎無法呼吸。害怕、孤單、恐懼眾人怨懟……甚至死亡。

最後還是李武雄重重拜託親友：「不要說出去，事情這樣就好！」

當陽光爬上了酒莊的紅瓦，三合院一點點披露，金紅交錯，宛若涅槃重生。

黃教練撥了電話安慰采潔：「沒關係，先養好身體，再來學校幫忙……你爸就是這樣，我不意外……」

「還記得當年我去你家，招你進體育班嗎？」

李采潔擤了涕淚：「不是教練說我很有天賦？」

教練苦笑：「我怎麼會知道妳有天分？是妳爸拿了十瓶 50 多年的蛇酒，跪著拜託我的。妳害學校被禁賽，也是他瞞著妳，一一跟隊友家長道歉賠錢，才勉強讓妳留隊察看！」

良久，李采潔看著父親的大頭貼——還是那張全家一同釀酒的留影。微抖著，點下了通話鍵！

「爸……對不起……爸爸！」

「……乖……阿潔沒事，爸爸在這，乖，」

陽明山日開霧散，紅櫻桃落地化泥，杜鵑花褪下了繁錦，梅子早已青妝謝幕。重新開戰的 UBL 大學籃球聯賽，已進入決賽。

李武雄坐在選手席正後方，胸前口袋妥妥放著母親的遺照，眼神追逐著場中奔馳的女兒。這兒近到可以感受到場中的熱浪，聽見汗液滑落臉頰的滴答。

自從八年前女兒當著球隊大聲抱怨：「叫你不要來，害我輸球！」這是他再一次踏入球場現場觀賽。

評論員妙語如珠，忽然拔高聲音：

「——又是李采潔，抓到籃板球後保護得相當好。又一次漂亮的助攻，細節掌握很到位！這個籃球甜心，興趣竟然是「釀酒」……有機會一定要喝看看！」

（全文完）